



明文海卷四百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二十一

隱逸

坦上翁傳 李默

坦上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予自浙左轄被名過湖物色遘之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空晚居故鄣之南坦不知者輒呼為坦上翁云翁字元

瑞本安仁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戶世敦德誼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飢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以才選錄畿內囚所疏雪冤痛無慮數百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會逆瑾銜翁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金翁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

既去越人肖翁像為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名士吳琬施侃龍霓定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烏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却賻贈無異越時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閩內飢鹵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特異翁曰靖邊以為民也飢年加賦內難獨不可恤耶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為太僕

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
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
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翁咨白吏
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
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
慎自是財無汜出吏有廉名寔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
閔內府所見徵輒淆典式不受覆覈翁條上最甚者十
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切齒會上遣近璫督造龍
袍于蘇松翁謂尚衣自有常供請停便上以為忤勒令

解職久之猶以顯陵工薄遽奪官追前過也翁既歛德
嘉遜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翁其于文能冲泊雅
淡之詞發現瑰瑋奇崛之氣要眇之音穠纖之色皆冥與
神會書法宗羲猷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
詭往、出微辭臻妙趣維蒙儒俚生成樂自近云早叅
玄理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今聰明
色澤弥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生信矣心
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為寫層樓圖遺之
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

娛叩以時事則不荅公卿臺僚騰章交薦翁不知也雅性清約蔬布自喜獨事繼母或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礼先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初翁僦居溧陽予嘗遣門人候之翁引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于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々欣然達夜惟其真也默所觀古今人好名檢者或缺理畧富文濳者或寡風節兼之寔難若翁者彬々文質君子也翁子二牖序克世其家所著詩文奏議凡若干卷贊曰坦上翁自為郡守至

卿^大數棄官以去朝廷慮不時起輒以右職徵之國家獲尊賢之名士大夫屬恬退之節天下莫不歌咏盛美蓋見素林公俊以來所希睹也晚節齟齬膏屯未施豈不惜哉默以為翁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貨積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百花主人傳 陳鶴

主人者姓滕氏山陰人也性好植百花百花亦以人為主云主人故世家嘗以經術求仕達時尚推移故其業

明文海 卷四十六
亦淹落不進主人志益勵尚益高遠而其行益不能隨
人上下一日主人嘆曰世道何紛更且今昨即不相似
耳然卒相似者非眼底百花誰邪于是主人始闢圃聚
花得名花數百種遂陳列次第為王為魁者羅之中庭
妖而奴者列為因蔓以為屏聚卉以為砌高而寔者為
林短而羣者為籬品繁而色異蝶欣而鳥疑四時一春
香艷不斷主人暇則帶書坐花下琅然高誦四顧落
惟百花與主人傾心相笑若默解主人意者時或雨霽
或月出天上客必攜酒扣主人門問百花孰後先開否

主人亦指點一二客一一皆滴酒稱賞相樂抵醉不復
知主賓為誰也主人常具席邀詞友蕭柱山朱東武陳
海樵楊秘圖柳少明徐天池六子過看花時秋暮菊綻
黃紫蘂之主人乃携酒集籬傍少明子舉杯謂主人曰
天道當尊收造物何復相泄而華彩畢見豈若是富哉
主人曰非也我種花因得夫造物之理矣凡物生稟氣氣
淺者而用先之故感于春者皆燦然而興霎然而蘙
耳惟吾菊得其厚者焉乃能含元抱貞歷歲待時有若
嬰處胚內混蒙而無覺也一值其候始蠢焉具萌各出

夫造化之所授羣聚林立嚴霜不能變其芳寒飈無以挫其質有若吾類後時進榮功施而節崇又如善與之士合久而義者是菊之積于始而顯于終也豈子所謂違天道而泄造物邪秘圖諸君皆欣然進曰主人論菊而闡造物之玄因玄喻道而得成人之義然則主人之愛花蓋混其形而俱化者夫豈托物而逃焉已哉主人聞其言拍掌而笑諸君亦就醉別去明日各為文記主人天池有菊花牡丹諸賦少明有生香不断序柱山東武有詩歌吳長洲文太史邑大夫劉司馬汪諫議聞而

皆寄詩嘉其事海樵子既為歌而復作其傳曰余嘗觀世之人矣一凡性有所之則好惡不得以並用也樂其玄者妬其素尚其黃者遺其朱天下皆是也而豈若所謂百花主人哉顧世不恒遂歛跡甘淡逍遙百花之中同風一臭萬象而皆春不以黃紫易其視不以盛衰二其心達四時之化與造物相周游順時候委枯榮樂天真而不疑吁若主人者亦足貴矣吾知風垂後世賢達繼作其必有叙述百花主人之事者焉

玉峯子傳

王漸遠

玉笥山在大江之西新淦之東其北漫為閣皂又其北
之東為麻姑皆道書所謂洞天福地者也諸山惟玉笥
最高最奇勝寔為仙靈之奧神明之區也世傳黃帝采
玉于此山遂以名其下有八竅南竅惟羅浮勾漏其東
竅惟武夷金華諸山西之北曰廬阜曰大小酉北之西
曰太白青城八竅各為一宮鎮于四維惟玉笥居中其
上多白璧其下多琪草玉芝靈鳥異獸其陽多丹為其
陰多神漢道人玉峯子居之玉峯子貌癯而神朗外若
朴野多遊于羅浮羅浮道士咸不識之久之又遊于燕

京燕京之人復不識之後賣葯于穗城市上兒童見之
皆狂笑愚弄之玉峯子不為改焉嘗過于廣之大夫士
家大夫士疑其有道相與問而求焉玉峯子終不言嘗
嘆而笑曰世所謂海上三神山亦大謬也洞天福地皆
在人間金丹大葯俱集吾室舍常以求異背耳目而探
幽杳世之方士誤之也苟泊而求之冥而遡之虛其心
寔其腹不入其煩惱諸苦毒自清自靜萬物自正何慮
何思神明自期夫無事即仙也城市皆隱也故物不
泊于物神不泊其神是之謂真人時聞者亦不知異

然而喜而狎之其所賣為市之者往、奇効好集古物
人玩而持去亦不吝或邀之遊即隨至旬日不倦未嘗
以事辭故人亦重之愛之玉峯子姓程名堯卿字良佐
玉峯其號也青蘿王先生曰予見玉峯子于穗城觀其
言語冠服飲食悉如常人未始異也獨好焚香兀坐室
內汎掃必淨嘗與登青蘿頂夜半盤膝石上仰天大笑
若有會于懷者問之弗應可謂奇矣然其闢諸方士謂
蓬閬三山皆世所謬傳其歸要于絕欲去妄復以虛靜
為仙道之本殆與廣成老聃之言合為世開一大障誠

有道之士也然混于市廛人未之覺所知者獨其迹焉
聃氏所謂被褐懷玉者其謂是欤其謂是欤

漢逸民傳 周祚

前漢書無逸民傳後漢書則載白長蓬萌周黨王霸嚴
光井丹梁鴻高鳳韓法真龐公沒其名則有野王二老
漢濱老父陳留老父諸逸民皆出後漢書考其人寔多
前漢所遺前漢立國二百一十餘年培植生養風氣民
俗猶足復三代不散之淳故其時率多高士非如遭秦
虐焰士類化為豺狼少有智識莫不奮庸走佐高祖其

不屈僅見四皓二生要其出先秦之上而非秦之可抱
持者也漢遭新莽奪國不甘之心難辱之節一何多耶
出而少仕往々有梅福龔勝薛方高蹈遠走視新莽之
爵祿真若狗豕之餘食唾棄不顧雖至于死而不悔不
可得仕而深山窮谷之中大海長江之濱又有周黨嚴
光之諸賢亡其名者又有野王漢濱陳留之諸父吾于
是而推當時不可得見并亡其辭又豈無有如野王諸
父而止于三人其名迹不能上達于天子下顯于郡邑
又豈無有如周黨嚴光之儔而止于諸賢下可同于諸

父又烏能知其必無哉夫士甘于隱逸其傳不傳固不
足為士惜也然思西漢祖宗培養之厚方欲遺子孫以
見其得士之效其為子孫乃不能用而反棄之如隨珠
卞玉委置沙泥荆棘之間而人不知誠可惜也嘗觀氣
之為物也其始也未嘗不暢及其次則平其後也未嘗
不鬱及其甚則激故漢之養士其惠文之時則暢武宣
之時則平逮其哀平之時則鬱至于後而范滂李膺諸
人則鬱久而激是亦勢使之而誠氣為之也當周遷之
時王政不立然而文武之禮樂政教犹有沾濡浸漬之

潤故孔子有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猶有丈人接輿晨門耦耕猶有荷蕢傾蓋當時逃遯不復孔子有不可得見者抑必復多其人而不止于是也降自戰國乃始縱而激蕩而高甘殺赴死真若得聖人成人之旨若激湍走海圓石下峻欲障之有不可得其亦氣使之固然也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詩曰衡門固非士所甘也上無堯舜之君則寧肥遯考槃不以有盡之身而試無益之死此天下不可無賢士而可無逸民不可無逸民而可無義士多義士則必戰國

之末東漢之衰世益有不可為矣故為范滂李膺猶不若嚴光周党然其氣之必致于是者蓋有人力不可以回也孔子之道相傳于子夏子夏後流而為莊周源遠本喪道衰弊生固其然也予深有感于漢之逸民焉

三逸士傳

仰圭潔

粵逸有三焉一曰雋逸言乎才也二曰豪逸言乎情也三曰遺逸言乎遇也余所論三逸士者蓋人兼是三者為言才則可憐言情則可思言遇則可憫余所親知不少而茲三士者真逸儔也齷齪猥瑣充斥行

路而三士者乃皆露晞柳凋不可作矣傷哉乃述其
畧為之傳

吳子諱某字致之名臣文恪公曾孫父某官至大理少
卿抗疏諫毅皇南巡貶滇中有忠直教致之其季子也
致之少從宦遊每所經處輒紀覽其山川形勝自束髮
即厭咕嗶讀古人詩刻意吟咏復臨摹晉唐書法紙筆
山積日揮灑千葉不如意者火之自是所作詩篇書法
清邁遒勁多可傳者出則屬衣駿馬詩囊酒榼不離左
右人爭慕之匪謂其貴公子也一日少卿翁遊于西郊

別墅方會客飲有仇家者集家衆聚薪環其廬將加火
焉翁覺之莫禁也一僕從竇潛出還報時致之兩兄皆
遊學京師致之獨號呼入縣治携一尉策兩馬倩從百
餘人疾往解之執其仇之為魁者以歸撲殺之竟構成
獄致之坐是以死：且曰吾為報父仇至此無悔也
王某字于成祖某仕為工部主事父某考城令于成少
失母多病父憐其弱即輸貲入太學父亦早背家故稱
雄漸以稅役就落于成恣力以支諸異母弟俱孤幼訓
之若子父歿後治其室廬墳墓益加整闢園亭植名花

明一 卷四
卉蓄昂屏清玩入其燕室觸手可愛賓至輒留連旬日
不忍釋所出茗饌悉精絕園有古梅廿株枝極扶疎花
時爛如瑤林月暗之夕懸燈如星集所知愛歡賞達旦
家且依山遇佳辰未嘗不携客遊：則舞裙歌扇班草
盤石性少飲然飲必沾醉：後有吟亦清峻可誦家人
以多累墮門戶勸之仕乃不得已授興國州判官未行
卒年四十有一

顧某字汝隆邑之宛山人界于無錫又為無錫人顧在
錫稱鉅室汝隆祖某父某復再振貲甲于里中汝隆少

有異質臨文揮翰清敏絕俗性倜儻豪邁不憚費情或
有所種義或有所激即揮千金無難色與人處開襟期
傾動無曲腸遇當意即濁醪粗糲歡笑絕倒不當意雖
羅珍列鼎亦褰裳弗顧家御過侈教伎常左右供設惟
其所擇念父遠宦建保觀塔于宛山之顛費以千計闢
怡老園待父之歸中列名卉奇石迴廊複閣飛甍刺棟
費以千計所蓄法書名畫牙籤錦囊皮置几列費亦以
千計談議風生土苴富貴清技方友延納無倦性喜飲
興至輒盡一斗醉則浩歌長嘯或頽然藉草而卧達旦

客散則綺羅金玉狼籍不問也後抱心疾揮霍不如意輒裹足謝客自托于酒竟以是病痿卒
邵子曰逸非中行之謂也乃君子亦有取焉宣尼之思
狂士莊周之貴達生夫是類也

程山人傳

四谷山人侯一磨

侯子曰自昔通人介士曷嘗不並列天壤乎今時俗尚通而畸人則靡述者何也以貴耶則短褐有常貴以安耶則章甫多後責彼梗楠中規矩檇標棄繩墨中也者貴也棄也者賤也卒之所貴有不受虔斲者乎而賤者

以全且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棖棟而不異廣莫堪巖而不異廟堂則奚貴奚賤哉以余所覩程山人則隱而見身賤而道貴者也有以自列于後世豈與彼枯槁寂寞者同乎哉傳曰山人程氏歛人也世家臨河之上名誥字自邑幼負奇氣不肯為諸生曰今仕道如吾身為用是百骸臣妾我也去讀書慨然曰適吾適足矣且吾寧能萬斛之舟而浮于江湖乎不能也然則併木之泐以游乎溪渚之間真吾所宜于是人從而稱之泐溪泐溪云山人既自詭以為昔賢遠遊肆力其文常

寓諸山川于是泛錢塘道吳門淮南以歷宋魯之都却棹
荆郢泝沅湘經粵與閩以歸卧山_中久之又起遶汴西
抵秦晉登太華賦詩出大梁持謁空同李先生一見語
合先生曰子之詩異時以散置名家不別矣自是海內
士爭序論山人詩而山人亦益從橫作者之場矣又二
年遊武當出漢襄漢襄東陽王賢下士山人奉書踵門
曰江左布衣竊聞大王之高誼善文章且夫南面稱孤
而不挾貴以卑天下之士天下士莫不願振衣秉篲大
王之門者其服膺久矣嘗以為男子生而張矢志四方

故每聞竒山水輒不遠萬里而命駕天下九州涉歷其
七所在瑰竒文儒之彥畢造討究指歸况茲際風雲之
會乎伏謁待罪殿下昔梁孝之于鄒枚陳思之有儀祭
單詠瑣語犹足耀當時駭後世大王盛惠越梁陳遠甚
倘不以長揖拒某或其人也王即延山人入礼之上客
明年山人遊蜀之士皆礼敬山人有飛霞子韓懋者瀘
竒士也致書山人甚恭山人荅其書千言畧曰某放浪
不羈人也從遊名山今二十稔自惟小局于管規大拙
乎彘用計乃在遙長林卧大壑撰一家言以托不朽使

明文海 卷四十七
隱聃窮卿不專美于前迺區區素抱也蜀中由是益奇
貴之山人家故饒遊既久則盡糜其囊金貲落而窶也
意度自若與所善鄭玄撫十五人結社于天都詠愈豪
天都者黃山最高峯也常有霞紫焉則又稱霞城山人
居十六年而安平故人朱君曰藩投書願割田資山人
使耕射陽墟中山人嘆曰吾計息肩是矣迺復當就食
射陽之墟乎然山人高朱君為一往至則延之涇上之
園居九月會淮漲田半湛溺慨然曰曩吾志固不在是
因謝決去依黃山云山人性方直與人語必達其志然

頗擇交寡耦非深知山人山人不為之畫詩集若干卷
傳于世論曰觀山人自遜于舟楫而汜汭嘗曰我猶有
馭之慮也其拙于用大明矣及讀其賦又何感憤之深
也與語上下古今泓博流宕固矚于世故將非知其大
而守其小知其巧而守其拙者耶余家海上習見漁者
遠浮至不寔即欲膠其舟而不得迺知山人非乏濟勝
才也而夷猶于卜居者意念深矣

逸老傳 候一磨

夫古之逸民謝帝臣而樂野處去富厚而甘賤貧者何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不謂性哉余緬想其人未嘗不咨嗟之也迺今日而觀周先生行年七十餘家貧不為苟得賣藥都城之市口不二價雅善鼓琴知琴者咸以絕倫坐者視先生未嘗鼓而音出手間蓋忘其為琴者也海內士大夫鉅公翕然歸之或造閭或屈先生至其邸舍頽然也當武皇帝之南巡先生時甫弱冠一日詔善鼓琴者中貴人舉先生至帝前從容拂絃跪奏曰臣願上禹會塗山曲夫禹後堯舜而王萬國執玉帛會塗山無非事者先生亦欲因此悟帝意帝聽其音亦喜且令待詔從至北都縉紳

士大夫知之多欲引薦者先生力請乃放還嗟乎以蓬戶編氓未望見天子一旦望清光七校之前而能不震懼而又發揚其音以動帝意既合夫人亦孰不欲乘時邀富貴然卒辭而返此與古逸民何異哉或曰先生之返以思母也其平居常痛父不逮幸而逮母而又不幸貧獨特所入為錢以供蔬菽必夫婦親之時一擊鮮而恨不常有也朋友徵名遇旨甘即惕然念母終不敢嘗主人怪問之亦竟不言也必為母具厚味乃往母後聞恚曰免何乃專口腹養我耶晨夕必盡敬每旦焚香祝

天畢既拜其母乃出返而面游有方如是者三十餘年
母壽八十八乃終循行如一日云候子曰夫逸民高蹈
豈必一跡哉菽水而腴于鼎食斑斑之衣而不以金紫
易蟬脫乎囂埃鴻飛乎冥之賢矣夫賢矣夫

吳少君傳

何白

金華吳孺子字少君孤高弔奇人也晚好懶和尚又號
玄鏡道人少君自少年時即負奇癖獨好佳山水家故
饒中人產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更購古名畫書法漢
鼎研山之屬浪游吳越間水行則具一舫設几榻盡出

其所常玩環列左右止則選僧廬道院必先訪有長松
流泉或修竹千挺綠蕉一叢最幽寂處始解裝至則如
歸汎掃極潔四壁著沈水香薰一過已陳設玩物如前
區置皆有法所携一銅竈光瑩可鑑日費炭厘十斤許
而湯茗食品取辦于咄嗟頃少君曉起坐繩牀盥櫛畢
冠椽葉冠或匏冠披曳地白布方袍著草屨童子具粥
已即漬水漬香爇古鼎徐展古書及名函一一鑑定或
自題教語或細吟陶淵明韋應物詩一二篇他詩不甚
讀也故少君諸作亦近似清綺幽淡如月霞映水殘雪

明海 卷四
在林興到則捉筆伸紙西鷗鳧鶴鷓鴣之族游戲蘅
渚蘭汀間清遠之致絕可愛間遇高僧韵士輒持去弗
問非其人即具幣乞一筆不可得也少君故善病最不
喜對襍賓其人不韵雖貴顯者亦辭以疾間有所當意
即体中小惡亦相對清言或親為具酒茗不覺日之夕
也遇春秋佳日携一奴裹十日糧及襪被茶具筇竹遍
遊名山遠望奇峯邃壑即賈勇如猿獠忘其疲病嘗游
天台山驚奇深入直犯虎穴乃以百錢募樵夫采萬歲
藤及古槎枒斷枿肩而出舊居停主僧聞少君還逆之

山門少君乃把手大呼曰此行得宝甚夥及解囊乃一
聚楫拙也無不掩口笑其痴少君以次庀治之因形賦
物其直而多節目者為杖蟠曲輪困者為几為如意中
窪而空者為龕上圓而平者為座咸著之銘終日撫摩
之若獲嬰兒也又嘗從宜興山中得一欵小口大腹色
温栗如黃玉日摩挲之光益瑩發夜置暗室中其光上
燭屋梁如滿月少君益宝異之將用以為壺納名酒深
念中枯燥納酒則易壞且口小不容施漆具乃沈思得
其意遂命冶工鍛一鉄彈丸極圓轉外衣以綿綿外塗

以漆投入口中用兩手抱而搖少選復出丸用綿用漆如前法久之則閣之有殼則知漆無處不到矣復從它處采紫竹根狀如鷺脰者以為嘴少君每撫弄之自詫富于猗頓也一日過太湖納彙橐中顧時之珍護橐不置舟中盜從旁睨以謂橐有重裝夜半竊發及開橐乃一瓠也亟以刀靶撞破之而去少君抗殼大哭一船皆駭交竊罵為老狂奴及往謁王元美先生先生怪其色沮乃述以酷盜破我至宝故我且不欲生先生謂我何先生戲作歌贈之中有赤手向余不得驕之句遠近傳

聞以為哄堂予曩以辛卯歲客金閶時少君寓雍熙蘭若日夕相遇從甚驩少君每讀余詩未嘗不心醉也尋別去遂不復相聞近諂之婆州賣葯人云少君往歲年八十以長至後死鹿田山中矣予乎予往讀王冕孫一元傳每想其人風采異代不可得竊幸當吾世而得交少君一臂庶幾髣髴其光塵今世風漓日趨于俗其人清絕若少君者又可多得乎吾友林隱之善書画酷慕少君之為人壯歲亦夭死嗣後無復知有烹茶焚香趣味者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遊覽諸峯觀大澤之雲酌
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嘆曰美哉
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于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
間乎吾願得師事焉王生懷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
無有也不然其張公鉞乎然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
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耶周子曰張公之高奈何
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為清苑令有廉名監師重而旌
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于盎其

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
終乎張公抗叢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為之慙公
性剛愎與物多忤請托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
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于銓部發公輿得芻豆石
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所願
見彼訴者奚為者耶由是罪訴者而愈益賢公入補郎
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資周子又問梁生之
高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遊庠校每試常為多士冠膠
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為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

之禮梁公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勿能彊也無何丁母
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之鬻蔬有憫
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
之梁生曰爾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
者或遇梁生于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
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
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
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免梁生也
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為梁生梁生入市携其

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貳也梁生之
圃不為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為之治圃者梁生輒
與之直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由是鄉人
之父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
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陳仲
子郝子廉吾始以為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
也迺今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為之也天下
其有弗治耶吾幸待罪于膠東也而又聞斯人之風焉
吾于張公師廉焉于梁生師介焉膠東其有弗治耶斯

人也是吾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段干木歟其有所慕歟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于膠東而獲遇斯人焉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于秦漢時則必與泄柳段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于通都大邑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于膠東也而膠東得

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于是周子仰而嘆王生崔生皆嘆周子因題其壁曰靖修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明文海卷四百八

傳二十二

氣節

吳思齊傳

宋濂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傲邃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
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
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捫縣事縣獄多留繫思
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
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
者黜之郡有盜殺其党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
齊曰盜攘盜貨與民科殊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
累民耳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
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
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

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曰吏或謂通籍可立
致思齊曰歛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
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
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即城徒厲民耳其役
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
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
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
俞浙以論謝堂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
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

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官遊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僦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娶方鳳粵謝翱睦方壽劇談每至

夜指函手書傍觀咄：而畧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

代詩文卷衰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早卒
贊曰濂游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
尚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輒
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痛哭至失聲而
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于殘山剩水間奈之何
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亡存貳其心者歟士
有哀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兮鉅海簸而不移其言
信矣哉

方鳳傳

宋濂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元英處士干、曾孫
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生文遇
文遇生資字逢源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
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資生揚遠字遐舉疏雋慷慨以
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
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歿贈大中
夫揚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內
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竒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
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

斌與丞相陳宜中為親舅舅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
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為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
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
益肆為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
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泪如霰一日復遊杭
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
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海南不得還遂為暹國臣暹
蓋古者文單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為其
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

見先生也言訖又泣鳳亦泣因欲與俱行人勸止之鳳
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咏歌音調淒涼深于
古今之感臨歿猶屬其子櫟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
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
可傳他則腐爛漉漫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
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自撫奕後闢異教
者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
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櫟字壽父亦精于詩無媿
于鳳云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攷其詩信然鳳

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淒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待有得于甫者非耶鳳常與閩人謝翱括人吳思齊為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翱則文天祥客也皆工于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為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為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履退隱深山中翱雖布衣尤忠憤鬱：或被髮佯狂行嘯于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羣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于介翁傳

凌翰

于石字介翁生于宋：亡乃高尚其事鄭伯賢達傳載其從王定庵游接聞諸老緒論學有根據世變來遂一意于詩則其人可知也世遠人遙無從考據故世之尚論者或缺焉雖然不仕元一節非其據乎以先生取富貴掌上耳乃甘心肥遯托吟咏于寂寞之濱可不謂賢乎粵宋南渡中原文献悉趨于浙故金華有小鄒魯之名不獨道學云爾如月泉吟社一唱百和盡集兩浙之賢皆故宋遺材也斯人者流名節礪其志忠義激其衷視元人不啻犬彘而敝屣其爵祿故仰高林谷以待天

下之清也時移世改不幸沈淪多矣其傳流固自有在
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丞仁齋趙公傳 吳中行

夫世之愛憎予奪至難必者人也而福善禍淫施報
之常所可恃者惟天耳至于天且不足憑而紛綸糾
錯莫之窮詰宜禍者富貴壽考宜福者并其年而嗇
之此其權衡或自有與世隆汙不可圖度者若天之
報施趙大夫何如哉作趙大夫傳

大夫諱應元 解 文宗別號仁齋陝西涇陽人也性伉直
不善脂韋早歲以明經舉進士筮仕令蜀之華陽再令

洛之邦著績繫思二邑百姓至以天呼而尸祝之徵入
為浙江道御史按遼陽無何以憂歸起改河南道按湖
廣湖廣柄國者怙寵擅權勢焰熏灼望頤承旨者如雀
之叢蟻之羶也公一切裁以法無所假借持斧行部縣
有令一人貪肆不檢法當罷以善事柄國者為與援莫
敢誰何公首論之去柄國者已銜之矣會柄國者恋位
茂倫杖戍諸上疏者舉國洶、越明年暫假歸所過州
縣無不高殿清道望塵負弩矢以迎即中丞侍御藩臬
長有脇肩夾轂而趨者無論遠近咸枉道旁午會莖悉

如期無敢後先公是時竣事還朝遇諸塗柄國者私語
曰先人事當借重公正色應之曰御史以復命行無
迴車返境之体輒謝之去柄國者益銜之矣公行次汝
南埋其輪引疾乞休疏云臣既不能秉公持正扶國柄
于倒置之日又不能黜奸嫉邪報聖明于多事之秋意
盖有所指也臺長某希柄國者指劾公有所托而規避
竟削秩歸里公固忻安之居數年杜門課子而已柄
國者敗諸附柄國者以次罷詔起言事及被抑諸臣復
公官河南道而予亦蒙恩賜環始與公識及一再與公

語疎節勁顏絕無昵色縟禮至于議政務辨官材則媿
媿不休而伉直之性不以既困少貶也且謂千載一時
思所報稱即有牴牾不復顧忌會諸附柄國者驟失所
憑依朝政暮刺蔓引株連人心皇皇而國体傷矣公疏
請以大計付之內察聽之公論去留定則紛紜可息當
事者不諒公謂公欲借此復睚眦逞宵臆疏上格不行
而其為比附數者更深銜之矣公先在臺中積資著望
久既從田間起謂當以不次待公而公復以伉直不善
脂韋故回翔偃蹇始得陞大理寺丞又南京也命甫

下而公竟以寒疾卒時傳公應禎以名御史忤柄國者從戎所起久之晉秩如公官居無何亦卒與公事畧同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予獨慨夫世之人博驩干澤至舍己以徇人曰人顯榮我也不然一失路輒尤人曰人擠抑我也而柄國者又且以勢能齟齬權足升沈貪天功以為己力曰某我所用也某我所舍也凡此皆闇于天人之故者也以予所論著趙大夫事自通籍就列二十餘年其伉直不善脂韋蓋其性然也一不合則罷斥而不用再不合則淹滯而不得大用彼柄國者之所

為頓挫趙大夫者獨官耳若其時不與我天不假年命甫下而身逝此亦豈人力也者而又何所尤乎夫蓋臣正士以身殉社稷社稷苟利身不惶恤亦求仁得仁存順沒寧耳視富貴壽考真不足以當一瞬然其身之進退存亡有閑運數可卜隆汙故帝賚則嘉靖殷邦天壽則保乂王室蓋佑助忠賢即其佑社稷豈不尤大彰明哉趙大夫之可以用而不用既用矣而復不用人也天之未定者也無足怪也即不用亦可以不死乃竟死非人也天也天之宜定而不定者也烏可測也嗚呼柄國

者獨能以爵祿予人奪人榮人辱人而亦豈能必天之
生死人若曲徇其意而巧合之也此可以破尤人者之
惑矣雖然天亦何嘗不定哉趙大夫遇合甚竒而以坎
壙終然垂聞不朽取數既宏予不肖再起再廢為世所
指斥所及者死耳公幸蓋棺予方銷骨又安知夫死者
非天之完其名而貽以安也乃其子慷慨慕義文采足
自表見不遠數千里而長跪授簡屬予傳大夫事此其
嚮固非隨世趨者有父風矣趙氏之裔其昌乎語云天
之報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予姑論其未定者以俟

其已定者而已矣

明文海卷四百九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傳二十三

獨行

王進德傳

方孝孺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于家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為彼耶從兄聞而竒其志因令入縣學為諸生同舍治經為文辭者

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為款狎其所為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為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然若飫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

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陞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頗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與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床幃婦人于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厩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為難後徵分教諸

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為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為學

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為紀善于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于衢得一人曰汪瓘余昔至京師見瓘故嘗任斥不用赦衣繩履間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學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瓘為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瓘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

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貧堅子傳

王直

貧堅子廬陵忠節坊人也自祖父時以貧聞鄉里其後以多故失之至貧堅子有室一區圃數畦薄田幾百畝在泰和山中賴其利自給無所求于人所居當郡城南門之衝凡仕者冠蓋騶從呵擁出入相屬於門而貴遊子弟豪俠之徒負其所有遨嬉上下裘服相炫耀與馬相雄高不絕于路花時月夕長筵廣座笑歌而管絃不在東隣在西肆貧堅子處乎其中漠然無所慕其于朋

友雖泛愛而獨喜從賢士大夫游唯恐不得當其意與之文則謹藏之自謂金玉不遇也予嘗與處而別去者久矣去年予從京師還故鄉貧堅子數訪予不獲見今年七月索租來泰和布袍草帽徒步將入山忽遇之于途遽前執予手曰子豈忘我耶視之乃貧堅子也相慰勞久之問其年與家事對曰吾年則長矣而貧猶在也前四五年有子足任事今已死矣予貧其有已乎邀予坐其故人家相與道舊故忽記予所為文朗誦而起曰此非予所作耶憶予年十五六時浪游郡城中方以斲

弛自竒貧堅子請止其家簞食豆羹相對不厭也一日大雪貧堅子沽酒飲子歌呼大笑以為惟時其弟方結姻醉求子作書子援筆立就貧堅子驚喜絕倒以為竒至今能道之然予亦不自知也方是時心壯氣銳視諸事皆若不足為唯酷好游覽浮屠老子之宮及青原螺子諸山無不到遇清泉白石長林茂樹輒終日忘歸貧堅子亦忘其貧而與予樂也于今二十餘年貧堅子將老矣而予齒益壯貧堅子猶念之不忘則其意氣之盛可知矣既又曰吾堅守吾貧而貧亦不吾棄庶幾有終

始者子能不棄我為我傳之庶幾後世知有貧堅子也昔太原王霸貧居以自樂不求人知有故人子擁騎造其門霸之子見客沮怍不能前而霸亦甚慙之霸之節幾變矣所以克終者其妻之助也士大夫晚節保守之難如此貧堅子其慎之歟貧堅子劉其姓士弘其名

疾退子傳

楊士竒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為鄉碩師號二鄧其伯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學

德恭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兄也疾退
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猝入西昌
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
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之求金已盡
矣斮之幾斃繼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其傍甚哀憫之予
善葯傳創又解衣覆之久乃獲起負母走避遠處道遇
渠寇詢其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為詩嘉之遣其下導
出城渡河使遠去疾退子少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志
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驚詫其不凡曰是必復

振吾宗者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
江西行省留為宣使則慨然嘆曰士當局但效奔走人
階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于朝授固陵稅課
使忻然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
欲出于市所入貲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
如固陵甫再歲兩目叢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仕歸則
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耿介修潔氣
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為文章長于詩早喪妻無子既罷
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

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扶僮
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為歌詩以自遣縣令
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
疾退子雖廢于官而其所遭于中者就不廢也歷三十
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
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矧令丞
乎于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
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歛、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
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

洵忍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疾
退子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為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
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為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
為備歛塋之具迺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
今有人焉猝起日暮之間其勢鉅貲厚足以蓋一鄉不
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于疾退子
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
又有以盛衰存歿為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于疾
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為人世其可少乎

孫僉事傳

石瑄

孫博字約之河間景州人也個儁有志節通毛詩博極羣籍尤精語孟酣飲沈湎著為論說深得聖賢之指諸儒競傳誦之釋褐為厯城教諭登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論事不避強梗聲振鎖闥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密令左右親校覘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注考語乘間聞奏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考鞫內外恐汹里巷細人爭詣廠汙鱣官吏權柄下移謁私門行苞苴者益大起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

長疏入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會北入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北伐將團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博紀官軍功陰用中傷縉紳危之博曰論諫吾職也榮辱生死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敵勢猖獗每出戰輒令紀功官隨行營博雖書生意氣峭拔兜鍪繡袂弯兩石弧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机務益侃々雄辨指画利害不少挫衄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時々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博既禁閹舊臣又襟韻疏暢居法司鬱々不得志

會當道時欲有所指摘遂乞致仕還鄉里茅茨蕭然未嘗有戚色日役蒼頭課田園或遇故人賓客觴咏不倦凡仕官至景州者猶時時勞問弘治甲子知州馬某貪虐毒民博諫之不悛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且遣使者詣景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為謝罪置酒毒死聞者莫不憤歎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直不容于朝幸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晦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今乃為羣小所害命也夫我死勿埋吾屍庶幾朝廷覺悟得為百姓

除暴去亂吾且含笑九原矣遂死馬後竟伏誅太史氏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孫公為寮案瑤兄弟又嘗侍几杖盾問九經親見其為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之風然慮事不欲為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云直如弦死道邊信然哉

張越吾輪迴傳

張鳳翼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輦下中煤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為檢其篋中

明文海 卷四十九 九
裝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妝也李志識而封之因乞假于司成為護其喪歸甫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為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有夢：夫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李親家為我畢力今喪具已備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為上帝所憐命我為江都城隍當時：歸家視汝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之然亦以死魂魄未散耳無故而壁中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而隣之人亦聞其家壁中隱：有車馬鼓吹

聲矣如此者蓋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謂之曰我因數：願家不置帝復遣我投生人世今將投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君謁選當貳某邑令時則喜姐計已適君子君當携之行經高唐為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秀才家便令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而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若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林秀才已告衣中矣前墻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

至彼未及啟口問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可趣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母母兒我。固親家也已而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為汝妝非汝翁為我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于

郡伯羅即檄召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都授于學宮今吳邑傳明府伯俊尚為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名之計今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常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謂自明經也林教之以爺稱羅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知今日為兒耶為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為兒耶為成人耶衆皆竦然傳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問其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及述之不爽問能憶前所作否曰惟墨卷七首尚

能成誦餘不盡憶矣此傳侯稱說所目擊語琅々可紀
且云此時况可十二三其存否不可知即存其能憶前
世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過高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
祜前身為隣家李氏子憶金環在桑樹中者果有是事
耶然亦知死者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容死時李有
侵漁其間當媿死矣傳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
憑依于人以為淫厲况士乎故特筆之俾典彭生犬豕
戚氏蒼犬並流傳齒頰間庶令世之負鬼責若海虞徐
尚書者知可所傲夫

何奉祠公傳

陳昌積

夫遺寵利脫屣功名之士何可易也掀揭建立輝煌經
綸表人楷俗之事必薄世俗希羨志積習狎溺而紛華
不撓于內者乃克堪之固非沾々進退顧此惜彼者之
可任也漢班固撰人物表置介子推母子于智人之列
與方叔仲達等同品豈不以鴻性鶴舉視附龍鱗而成
駿業者俱命代之才伯仲之能也惟各如志遂命以適
于所乘之會爾然咸聲施于後世能不絕假令介子推
踐方叔之位則其所著于廊廟亦必如詩頌所稱方叔

元老克壯其猷云惡肯董、成就餘力而讓能耶故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余傳何奉祠公遺榮之事
知公蘊藉甚遠因歎班固評擬之旨微而核焉奉祠公
諱某字某其先鳳翔人父諱某任元任四川廉訪使過
閬中縣覩其俗質直可居解官居閬中遂為閬中人閬
中四川轄縣公以故吏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
處羣從怡、如梓里項革閬人至忘其為故吏公亦不
自知其寄寓也課勅子弟毅甚每讌見輒條家行所宜
為督以躬行故諸子恒凜、為慤循奉祠公最甚公當

少小時昕夕不敢離父母所眠父母奉指察其情所安
者倣習不替廉訪公手所閱經史受之公刻行細讀暗
乙其詞旨精切者撮為私淑雖兵革衝斥竄避無虛夕
然必袖書自隨行坐諷誦久之融貫徹絳搯紙治文根
經串史詞意遠茂于是川中諸儒自以為植經規行不
及先生矣明興太祖高皇帝首建太學詔天下各選孝
弟博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祭酒
閬中推擇公以應詔公就學益力晝火炊糗寒則注沸
水于壺納卧被下熨足以乙書雖遇勝節放假坐號舍

理常調自如數年足跡不履成賢街外其刻苦如此是
時碩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先生行藝為冠首積分升
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上念北平為山陝堂奧思建壯
王以綏轄之察諸子中惟成祖文皇帝聖仁天錫文武
具稟宜鎮雄畿特冊封于燕即今北京云尋令祭酒擇
上舍生經術通明器識老誠者備官屬從往祭酒以公
名上詔授燕府奉祠奉祠者禮官也專典祠事其慎重非他
王國臣比云公慨然曰半爵一職即足以自獻所患不忠
勤尔何啻計寒顛而自限也嘗職務甚勤每遇月祀

歲蒸及禋望之事輒先盥漱入坐齋室豫習升降獻奠
儀度俎器等物皆袒韞自浴日一躬省養犧香幣靡密
檢究不遺遇同列執事者豫舉上所頒戒詞戒之有不
曉解臺指諭無敢一人慵渙以故祠事常秩甚當上
意上雅重之常宣至帷幄屏人咨議公具以盾對不可
則力諍于上前曰臣下求訴合于主固其常情若逆知
其不可而謬順以攫榮恐不旦暮而伏斧鑕矣固何敢
上察其無他腸又能以惇恂長者處官親洒翰為忠恕
二大字賜之公稽首謝曰臣愚經術淺無能贊助宏謨

殿下寵臣甚盛飛白賜臣教臣為臣之方臣之子孫與臣誠當身先犬馬以報公感殊知退為忠恕銘以自盟且以策諸來世其辭瞻核可紀云其後成祖入靖內難承繼大統踐皇帝位藩邸諸臣各次第登朝廷若瑞為兵部尚書張玉丘宗等各封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公獨稱疾固不起以奉祠終于家夫榮寵爵級世之龍斷所決性命以必趣者也彼披褐結屨伏衡引軌之羣或以賤技角抵之戲曾蒙人主一瞬或以奉蓋屬車提引廁審之役備末隸于左右非有大因緣之資也一

聞飛龍之會遠者累趼擔囊賂昵臣以通故近者當駕伏蒲自陳說其出身其乏因緣者則連疏聯紙撫假借之事飾麗美之辭援旁証曲傳之故務聳九重聽聞而動其舊憐百出秘刺削首領而營之不得不已此無他蓋欲承日月之盼以躡越其門戶尔幸而蒙右眷位膺貴則坐高興披賜服搵呼吸風濤之勢以恫喝薰赫人又使趨已不暇視黼裳玉紱為生賦世襲之具晝忖宵摩以覓持保之術苟可媒賄不辭臧獲婦寺語態而甘心之甚則叙感訴昔箴然出無情之涕固要上意有組

則之所不為而為之矣嗚呼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又何惑其然也奉祠公躬被文皇帝寵知有年國邸羣臣鮮出其右願棄橐囊之富貴而甘遯丘壑舍魚水之君臣而與牧叟為伍殊異乎世之嗜習矣豈聞介子推之風而興起耶抑所托玄微不可測度耶昔漢憲王聰達有才宣帝竒愛之幾代儲者數矣既出封淮陽帝惧其習驕欲諷以推讓之臣念韋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特起廢為中尉憲王卒賴其風導以寢異志此有備無患之明驗也向使公不樂畎畝進序朝請上重公者

行或簡相漢藩施其溫克抑畏之規自然消其携心必不至自蹈非常以貽大戾公之功名烈々與玄等無疑矣而乃去彼取此其志誠深遠難測哉世傳成祖能容伏節高尚之士培治世精神以故公得竟行其志云昌積曰楊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為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寔蜀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耶公托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之平生于岩著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萬崖黃公外傳

耿定向

余覩士競紛華閭閻日瘁仰思古人不可得見時為之
嗟唏嗟嘆焉乃一再見萬崖黃公始爽然坐銷壘然愉
快自慶庶幾猶及見古人云憲副黃公諱卷萬崖其別
號也由嘉靖己丑進士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
少叅己晉憲副即解紱歸、年才四十五耳公歿歷中
外時余尚蒙稚其官業不甚詳具迺孫解元某狀中嘉
靖辛酉余被命往巡西夏由秦嶺道經商洛間因止郵
亭覩壁間多公題咏知公曾官此中會父老祇迎者百

十數余訊之曰汝等猶識黃公耶僉對曰是我黃青天
也拊循我民如子去之幾廿年矣德猶一日也言時哽
咽欲涕焉即此証之迺孫所述似猶未盡狀也公歸蓋
即真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孫
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隣舍隣舍子
欲舁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奈何又
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悃朴而趣異甚
豪雅嬰情山水間域中山嶠水浚靡不游至或乘故輿
或策款段或曳杖踟躕翛然咏嘯飄飄若仙也家去城

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矣。蓋驗其輿敝陋云。公居常好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無魚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媵上客。率以為常。余一日偕元孚同進候公。歡甚。繼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且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饌。出載。肋狼籍不為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闕其室。一榻蕭然。

不啻僧舍。已余時若冷然。噓以清風。灑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遊義黃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耿子曰夫世約其躬為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彼蓋矯飾為名高者也。其真漓其性牯矣。公率性之真。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為可與有為者。非乎。藉令世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酬賞。不虛也。余又嘗聞里中前輩若鄒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觀。如是。願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

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更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寢微而紛華之為鄙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己嗟、孰謂公履為細謹哉公蓋古道之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為外傳云

黃忍江先生傳

取定向

余束髮為諸生偃蹇黃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為子雲所譏刺者斯矣嘗觀里中諸寒擔簦徒跣為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曠容聚族而謀

則又以無能倚儀為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官前頭岑、加重足儻、不敢前既候之署閤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則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腆菲稍如意始漸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逋然諸 低徊逡巡曲辭竅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歛狎杯酒交歡甚至譁浪媒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出則揚、捫腹都騶奴橫行衢街間覩朋侪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

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忍江黃先生先生
故未嘗為漸絕竒異之履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
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溫而語簡與人無封而中鑿井
余友彭公輔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
生有仙風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
日談壺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忘歸
也先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
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即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
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磨也而導字又從首從之從可

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已
也顧名思義厥任為艱耶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
者咸盡往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為述范
仲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揖生為意耶時
即為予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搦屐次崖之風節淨
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談也維時邑庠
士餘五百人賢者孚不肖者格貧寒者依若怙而貴
富驕蹇者亦戢歛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僚胥
鄙且悍日爭腐鼠相詬闕而顧獨嚴敬先生不忍忤一

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于先生先生曰嗟吾亦
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而不
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願為若謀耶邑令聞之感乃亟為
葺理殿廡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
教行邑之士紳弟子不戒而追送者無慮數千車馬塞
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已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
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諸生不為
霍矣先生陞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補弟子員弟時
猶髻也釋菜歸而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髻年

得泮游為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向以學宮仁義
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生謁先師繼升堂伐
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倚肅而侍意初筮必有
發教吾方延跋以聆乃庠師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而
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辯者視
吾夏楚諸生慄然而恐吾為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
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
余忍江先生也先生任海康凡幾年間海康士德先生
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學南畿

也聞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姻友朱元
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士相率屬元
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校士于泉也敬謁先生先生
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
余鄉人士相傳以為美談云余茲承乏來意先生尚無
恙將搯几杖而秉度也居無何而先生之訃聞嗚呼悲
哉余少年盛氣聞先生諸緒論憬奮起私心謂即不
敏當亦少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然而齒纍而
依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

諱傑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為忍江先生云

拙客傳 費元祿

客嶽人姓孫失其名少孤天性質朴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左右諷之曰家世行賈奈何坐食嘉穀自墮先業為
因盡橐中裝得五百金鬻財于吳越之間徵貴徵賤不
問也日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左右不測其意
或諫之笑曰丈夫行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吾聞善
賈者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吾頃時耳如若等者無足
與計事教盪如故居無何月夕從友人所飲歸過閭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聞道左有人偶語曰事薄遽矣須五百金為道地乃解
顧獨安取此客因稍即之則二丈夫也蓋本太湖中巨
盜其魁宿坐事繫獄曹耦謀共脫之客不知也揖而語
之曰客豈有冤欲言事乎五百金易得耳即傾囊付之
約以歲暮于此地取償振手而去歸而大喜謂左右酌
酒賀我吾得奇貨矣左右問金尚餘幾何曰盡付之矣
有券乎曰無有識其人乎曰不識也左右相與竊嘆主
人駭不曉賈事乃尔交遊親戚盡笑其所為客獨怡然
曰彼故訂余于歲暮取償何虞焉改歲趨左右治裝左

右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未聞有不券
而貸者有貸如此不如勿往客曰第往余不負若：豈
負余哉至則二丈夫儼然先造馬曰待公久矣即扶之
登舟：行如掣電客大恐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欲持
我安之乎二晝夜始達大塢中蓋盜藪也客益恐不知
所為居頃之有髯丈夫具衣冠出見揖衣謝之延上坐
曰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皆公力也微公幾庾死獄中客
始悟向所出五百金為道地者此人矣因置酒高會飲
食侍衛極為鮮明留十日客辭歸大張具祖道贈以千

金曰此足償君矣復捐篋數十石辭曰為道路費令二大夫棹舟送歸、而剖篋視之皆黃金也蓋盜行剽所得誤以為他物遺客耳客益大喜復令左右酌酒賀我曰而謂而翁不能買事耶今所就孰與賈多乃治產更置田宅子孫修業而息之至今以財雄一邑余蓋聞之客家云量采氏曰太史公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以余觀于客殆不然耶以不貲之財一旦寄之不可知之人客誠拙矣及相約以償卒居奇貨何其幸也豈非以拙哉陶朱公三致千金三散千金天

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纖嗇之小人往、類此語曰巧不如拙所由來遠矣

朱貧士傳

馮從吉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徑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

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搯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于衛官始出其子于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中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當于某日

某時避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就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感由此少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生平苦節薦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為殮塋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修齡楊公為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

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
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莫
不咨嗟太息以為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
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馮子曰學問之于人甚哉
朱生拯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
每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謂之以為貧至此
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
服以飾觀美矣謂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
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李伯熊先生傳

黎遂球

李伯熊先生初名紹科既名化龍字伯熊自號木州居
士父茂魁號雙江公官潯州府同知番禺人家波羅南
海神廟之西築西臺焉先生才而慧敏小即了諸古今
書史大義年十三賦達奚司空詩達奚者不知為何國
賈人番衆乘巨舶阻風海岬相率入廟觀焉達奚方徘徊
楹廡周視碑礎古銅鼓神像冠服忽順風大作諸番
占望檣旂皆笑而疾走登舶解纜共揚帆去遺達奚不

及碩波濤相湧瞬息間則已幾百十里比知之皆無可奈何達奚乃企而拱手隱日以望其舫之去至于神魂蟬蛻而其尸不殭鄉人竒而祀之以司空稱先生偕諸小兒讀書暇往來廟前為題二絕句人爭傳誦而先生亦遂已儼然以詩名雙江公為博羅學博其上官有王觀察者偶談詩以得意官人入道失意官人入道為題使諸廣文為之多不稱意雙江公歸而令先生屬草以應觀察觀察大駭曰此豈廣文所能耶雙江公以先生對則愈益駭嘆輒使載先生往見乃一卅角童子也延

入坐與談風雅正變議論古今得失口如懸河觀察傾聽默然無以難也先生踰弱冠乃試為諸生輒冠軍鄉闈數中則皆以小故易歛之既而以歷餼廩得歲貢先是董公應舉者初起家仕為廣州教官束諸生以禮法獨竒先生才且多其古誼相得日歡迨先生以貢入長安廷試適董先生為尚書相與握手道故傷時感事先生指函古今高視濶步發議雄竒慷慨流涕諸卿聞之稱其長者共謂如此人安可屈為儒官使持手板日候諸貴人門下諸貴人多後生小子先生自居為父行凡

事指陳痛切命之唯：受教于是先生亦遂倦而思歸
囊無錢不可以得車馬乃寄身漕船漕船運米抵通州
已空載出潞河而南日行不過十許里先生坐其中如
檻車然乃時登岸四顧中原弔往昔成敗悲感太息獨
酌醉卧起或為詩或旅懷一書逾年乃獲度嶺而歸西
臺不恒入城間入城短衣著屐不修趨謁恒礼與人談
利害興哀及國家事則輒悲憤流涕然其建議亦多迂
濶如欲易諸讞獄行杖者以世家子弟為之此類殆不
一而足其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

禽門出入以激其恥心至人家多命其子執雨蓋隨侍
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屐中道既晴輒脫棄之途間
不瑣：以還其人為信夜行借燈燭具亦然所遇寒索
衣飢索食去留唯意所衣歸即解之不復辨記至覆寢
展轉落牀下溷羣豕中錦繡爛如以先生視之同敝緼
耳然人皆以其為行凡有所借用無或敢有鄙吝德色
居西臺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嬾子相與折葵煨芋食
雖畊夫漁媪見即執手而語終日偶以苦吟行入一步
嬾家思不屬遽入其幃卧鼾聲如雷少嬾為具萍以待

明文海
比其夫及翁媪漁樵歸先生尚撫枕推敲成乃起索筆
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督學使者試諸生故事犯耳
語者必撲而降黜先生與隣坐生耳語被糾將并隣坐
生受扑先生獨任之曰竊視其攢眉愁思狀知題義不
即了故呼而理之于彼無尤也督學使者乃大竒先生
高詛笑而兩釋之至山陰朱公燮元之為督學凡士行
優劣則必立先生于案前質可否而後行之士以化服
先生于朋友有小過必諫以齒為長幼不作賓主禮讓
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

甚至杖撻交下皆跪而受命其所學以誠信廉愛為主
無或一偶欺人而人亦卒不忍欺之一日寄居城中病
忽作諸通家故人子弟為輿歸西臺卒年六十有二卒
之日有劉生者寔見其盛衣冠而入學宮問之笑語如
故其平生言行大節不媿聖賢聞者信之而先生之生
寔踟躕從母胎出年十八一夜忽見光明無際觀世音
大士從光中現提命甚殷先生自以為不能斷男女色
不肯受教忽眩然相失然其光猶在自是可以不然燈
燭能昏夜坐讀書如是者年餘其讀書一過輒了大義

明道先生集卷之九
詩不肯為時趨晚年間作一二句使子弟輩識之且為
言其妙理草多不存諸子皆貧甚而盾有其文高風至
今不衰過西臺者必思先生恒哦其壁間詩焉黎遂球
曰李先生于先高士交甚篤先高士忤令而先生立談
解之令反以德行推先高士先高士不知其所從來令
為言之乃知先生之言之且知為令初銜之凡此皆古
誼嗚呼不可復見矣遂球小時嘗得為先生捧杖方就
試先生觀遂球搦管為文意色甚驚因即決為名在第
一後果然自是不以凡兒視遂球也先生竒行最多為

傳其著者

明文海卷四百十

明文海卷四百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二十四

循吏

許丞傳 戴良

君姓許氏名原閩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為里校師君自幼傳父學雖樸而頗贍于書多所觀覽為詩與文務達其意而已疆土八職方有司強起赴鄉選召吏部授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盛年未更事易之及觀

君所為始皆大畏服一縣聳然；上之人多未知君果
可以有為也時時有所責君不為動雖播辱橫加未常
一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于是西北用兵未已征
需尚繁戈甲之攻造旌榮之營置調發無虛日且地瀕
大海歲修治海舟蓋難以數計而官直不特降或已降
而為吏胥所欺隱每事第差民之中次者一二人以主
其出納謂之庫子凡所費用皆令其代輸期會促迫至
日受榜笞不恤也以故歲弊民產恒數十家君惻然曰
是豈為民父母意哉即詣府請其直集里役之長分授

之俾售其物次第歸之庫為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吏
皆不得有所與僅令持筆治文書以防稽勘耳是以功
成而民不知擾鄉之人不憚為庫子者蓋自君始也縣
以業海為生自民船不出海所恃以存者惟田租然當
民產之無制里役之無訖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寧而民
病甚矣君曰救弊之急孰甚于此者乃取其田分計之
受差之家悉準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
少者稱其出而不得以橫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
瘳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止正其尤蠹民者餘皆一聽

其自新或有所咎罰雖豪劇吏苟得萌蘖一切摘發窮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目君卒不得已潛以他計出君俾不久于會慈溪闕令府檄君攝令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而大治民以私讎被獲者吏殺其賊而罪以旁連君微行得寔卒更其獄使罪有所歸而受擄者得以伸人至今言之縣久不雨君禱之白龍潭不應後以策釣致吏之梟狡者大書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為之也既而雨隨題縣乃大稔君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見義輒矯不可撓抗慨辨且

強也為政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質實為務而尤謹持其廉行每出入月俸必負以自隨一身一費必已出民以飲食進悉却之不聽有私致一肉于舟者則舉而投之江自奉寡約甚管履徒步不問道里遠通以為常雖祁寒未嘗御靴襪衣服僅取其蔽體雖甚垢弊勿易也日食飯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截不入口視民如子女與之語款々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以法有可已者即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于父母君在其位則色喜或以事出則皇々如有失一日臺檄下

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號泣而送者
殆千人且慮之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尹而下
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割俸金馳贈于
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顛沛見人之所守縱死
不易吾心矣抵京上之人卒明其非罪未幾乃還及還近士
大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論之有在後數月當得代
然以父憂去先是父年老不可以迎養留其妻子使養
之居官計日用俸輟其餘以歸為具甘旨奉其父然父
年益老則念輒悲之此君之事余得之子所聞者也昔司

馬遷記前世循吏詳者人數事畧者三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
事親遷之所記多矣然猶以為聞之者少也今所聞者多
則其事可勝書耶姑即次是所為君傳庶使世人知勸焉論曰詩
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許君非所謂愷
悌而能剛者與君以諸生起家始受一命而為丞其所樹立已卓
卓可稱如是使磨礪灌養之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
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豈謂君哉

竹巖王公傳

侯一元

外史氏曰嗚呼天之生豪傑也以楨幹國家毗輔生民

明文海 卷之十一
擁柔良而鋤弗若者也斯其厚之也奚啻麟鳳龜龍哉
故必假之濬哲俾得以鑒精微折未萌破拘孿假之特
操俾得以砥頽流滌汙染立準的假之疆力俾得以不
畏高明不搖衆煦不屈威武若漢霍子孟唐郭子儀宋
呂端寇準韓琦者皆其選已豈與夫經生瑣儒銖寸
、稱度比擬者同乎哉在今吾郡則竹巖王公者斯其
人已公氏名世系平生行履具敬亭陳公誌石汀殷公
表西華王公狀無待于余、特傳其大者皆目所擊也
吁可不謂卓犖偉人哉公始從父晚春翁官竹山遂以

竹山弟子員起又以都御史夢竹山大姓藍翁而遂得
迎藍恭人以歸其事皆卓詭不碌、而余所聞公之為
溧陽也日與其巨室豪貴人相劇以法莫有和調者和
調獨史太常一人以其謙退也于是豪貴日相與伺公
中之有都御史者怒公入其言將擊公乃一夕都御史
先自以罪械去公乃得免故曰天也其召為御史也次
第當得河東差者雍容而有權利人共號之仙差焉于
是人有欲得之者欲公讓公曰何不可盍請諸本堂于
是其人因內閣中貴以請而本堂周公延者堅正人也

卒以公往公往而不復雍容乃日孳：興利除害如監
司守令然余嘗見其祈雨諸神祠之文焉蓋誠貫神明
者也讀之使人懔然知神之必為公奔走也悉刷積汗與
高民亦遂不復有權利其自奉至菲而過賓之至亦如
其自奉無菟枯一焉於是河東之政為國初以來第一
至其為雲南巡按劾黔國公又追理前巡按所擊去陳
學憲者出之汙泥而升之青雲刷卷南畿悉破從來文
致貧官百千罪贖為大理卿駁買休律與大司寇一曹
為敵之三四事者蓋非公之明不能燭非公之勇不能

行也余所謂懦夫者循垣夷而行至峭澗而慄矣何以
言之余曩筮仕即為刑官律固不去手嘗歎以其文深
至殆與經曲相表裏也獨嘗疑買休律以為今民貧不
能有其妻或迫飢寒法網即生訣而去又或兩不相悅
誰則買之民間多有如此者乃其至官即當以是律曾
不思典雇妻妾者兩夫也猶附之婚律今改從一夫乃
獨附之姦何哉然無能為雪之者相沿久也微公則貧
民之以良坐姦者與天壤相竟矣此余所目擊者一也
且法固待人而善者也不得其所以法則久而反為人

蓄如兩畿刷卷是也本以待大姦故五年而一行之有則其人雖死其家猶不得完也此其義也非以為苛細也承平久法網密則大姦去而微情存蓋靡卷而不有靡人而不罹武弁以千百計率五年而一銀贖焉余之去來留曹前後十餘載所見皆然嘗獨恨之至公來而痛掃除無一人罹者間獨發大官所乾沒權利以數千萬計劾之使噤伏去此又余所目擊者二也沐氏之擅雲南久矣與他總兵迥異或曰高皇帝固私之土馬而沐之自處亦儼然王也雖以朝使與撫巡相賓然少不

得其意即盪中之遠者一二年輿矣至其操利權善翕張先餌後劫蓋莫能免者况兩司乎余在滇雖幸不失職然褊性亦安能無愠哉誠不意公乃顯與為仇而卒能全也聞公離滇數舍有物動搖其喉下左右無策公乃自以意取燒酒適辰砂便恣研飲之物則下搖腸間又飲又下至腹則遂大痛瀉出生血如鼈者數百十而遂愈嗚呼斯豈偶然之事哉陳學憲者敬亭公善也為人嚴正而前巡按乃獨擊去之或云亦由沐也陳公既已玉碎而復全理且前巡後巡例相護也公乃又拔出

明文海 卷四十一
衆中專本論其當舉而得劾于是朝議因共偉其事而
遂起陳公至方伯至今海內猶公輔期之玉雖貴矣然
泣之者公者射隼于墉解驂于春斯又余所目擊者三
也嗚呼斯不可謂之振古之豪傑哉往公之壽古稀也
余蓋嘗勸之學焉以為公之詩唐字晉文亦質而有體
誠學也已然衛武公九十而猶日孳孳也公聞之亦不
以為忤由今觀之公之大德既入于規矩準繩矣即學
復何以加余非所謂進煇于吾君美芹于富室出璞
于周賈者哉故令公沒而汲之焉傳其大者如此云特

萬曆壬午長至前一日

太府鄭公傳 侯一磨

尚觀班氏循良之載豈嘗際異等之變而樹殊尤之績
哉不過稱政平訟理庶民安而已今世乘平自鬻致位
者何限迺若以純誠治戚然有怛世之心然而遭變樹
績視昔良吏艱難又益甚而曾不得與乘平自鬻者驥
首以驅迺卒用讒言廢嗟乎嗟乎始余誦詩至於青蠅
之構會讒慝之生害蓋未嘗不中篇而恨也迺于今而
身親見之糲緣䟽替絲以蒯易指擿珠類推求璜考欲

以免難矣是以使余念彼譖人太甚之毒至於拂膺填
冒屏營傍皇欲控告而無從也迺據實而為之傳云太
府公鄭氏名某字某起進士初授太平令徵為戶曹即
擢吾郡守為政務存大體吏民安焉咸稱長者居無何
為歲戊午倭寇數萬奪關四入至如燦矢公亟乘城屬
諸大夫鄉大夫分地戒嚴而以身當其衝名賢良文學廣咨虛
納動如轉圜傳令草檄口不輟授手不停書坐不煖席
食不下哺衣不解帶寐不遑假如是者月餘左右曰公
勤甚矣請少休公泣曰吾尚以身為哉益激厲將士時

積糧餉客兵至親勞饗之又為百姓乘城者峙薪米若
燭給之米嘗騰踴則發困賤糶民類賴不病賊有從城下
民舍隙中狙伏射城上人公使竹牌抵之然城上亦射
賊不能得則令火傳箭縱射焚賊所潛賊頗死于是欲
乘屋縱火以攻我兵即先縱火焚近城居或有怨公焚
民居者眾罵之曰迺公欲焚而室廬乎而不見賊潛射
城上人且縱火迫城尾而攻吾立破矣怨者乃始報服
去賊又負舟攻城城上下藺石碎之復預布渠荅土中
賊辟易狼顧城上善射者數十輩跡而射之於是賊窘

走隱大樹然終悍乘間又蟻附併力攻城：中兵寡第
 白徒公日夜鼓激之盡勇間即縱奇兵出闔有死者公
 哀哭之以故數獲首虜功客請曰願露布上捷狀公嘆
 曰待罪一方不能免赤子之荼毒何功狀也悉列四野
 焚劫狀客伏前爭曰公既不自為功獨奈何翻自劾且
 不當為握重兵公果大恨特又有告變賊潛城中者公
 下令露索徒得閩工郡民即相與榜擊之垂死公怒曰
 而生致之吾自有法寧當若而輩所為今亂公天迺懲逮者
 理出其人於是有謗公賊其邑子故人者矣寇退公病

卧齋中猶孳：求民隱其年閏七月己亥有異風黑色
 三日辛丑火起燕兩廡門火門及館祠畧盡或曰是火
 背也公曰不可乃條上火所起某史若昏主守當罰作
 之又不欲費民廼悉覈五縣冗役得若干金又躬自節
 縮以佐經費語其餘兄記公既亂後工作米醎煩碎已
 勤矣而是時農氓被寇散亡租稅積不入而卒饑則相
 與脫巾呼噪方憂內潰公又為之康濟補助日不遑給
 然過獄又必推委務得其情空庭中乃退蓋常日哺時
 忘食也今年春忽以考殿去一郡人無不愕然余兄為

重歎曰嘆夫事刺謬蓋至此乎夫計資則公甫仕課功則公完城稽祿則公垂橐程能則公効職而考若彼者當不有愴夫譏人交闕而中公者耶論曰仁人詘約何獨讒言哉余考其運數亦有天時焉國家熙洽既久東南寇作被兵連歲而吾郡小警即罷直公甫至迺始恣睢奮其滔天毒流四野救死扶傷病者未起而孽火嗣作土木為沴雖使義方見藻仁效子來而速謗招尤蓋其漸靡所由來者微矣豈可謂非命哉然所居而愛去之見思當不愧古循吏並傳矣

清吏傳 鄒觀光

司馬遷傳吏顯稱循理彼誠有見于武健深峻務為嚴嚴酷者哉故獨取循焉而其言曰夫修身事乃不亂也至其傳酷吏乃謂其廉者可以為儀表既廉矣奚列于酷誠懲蒼鷹亂虎之倫雖廉吏不貫耳夫治各因時而貴漢治近古吏有酷聞而無賄敗今天下皆以吏為家貪彌著者官彌高獨行君子蹕蹕世塗幸則官誥而名尊不幸則汶汶耳余取所及察舉者傳于篇

長沙通判陳公傳 顧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公名剛字堅遠南京人也其先本建安人宋昭化節度
公申之實丞相秀國公升之之弟有子澤以言青苗貶
明州遂籍為鄞人國初有名瑤者始以醫徵籍太醫院
家南京子某實公父也醫有寄効京師語曰陳君刺何
待二生公穎異太醫公曰兒學醫當復入神公不愛學
醫獨愛讀儒書寓書族伯都憲公濂勸太醫公乃遣之
從儒師金克明授詩經遂舉成化乙酉鄉試舉進士不
第授黔陽知縣公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初至縣稽民丁
稅多寡均定徭役招復復離闕硯田數千畝給無業之

民置養濟院衣食兼告積義倉粟俾民不怵荒歲省刑
抑訟杜吏為奸居一年庭無煩寃野無凍餒公曰民可
教矣乃置社學修孔子廟興孝弟禮義之教焚俗居喪
擊鼓夸歌乃諭歌古哀詞民知向風老者語子弟曰微
陳公汝其終于夸乎公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流縣
城下數決壞民居公作小舟數十舳募民采石釐堤自
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崖路
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
死公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醢拓廣其路文許外繚

以索行者不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碑及宋令饒敏學寶山書院碑乃建書院于赤寶山下祀二公於後寢將圖新縣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休沐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興作民如子來知以佚道使也公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女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損邪鄰縣徭彛與民爭田不決監司檄公往公開譬切至咸踴躍服與公出山嘗過他縣道傍小兒黏雀為嬉問知公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等狀物命恣縱雀去官滿當

代民上狀乞留監司不許公行駕小舟送于江者數百里爭獻蔬菜公品取少許還之殺羊豕設祖道禮成頒惠無不板泣歸為立生祠豎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於世：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刊除之決疑獄出寃民：祠於家監脩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費王嘉公忠廉屢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書院故址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益大喜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庵南軒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之無不泣下乃請諸監司從祠於岳麓書院公居長沙黔人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卒之數月鄉人遇黔者云公卒黔人痛哭罷市後邑令以春秋祠山川後一日祀公於祠歲為常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公像拜哭之公弟鏡官亦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四長沂文學行誼並有聞論曰人嘗言叔世民誕不可率以德一切刻深為治何其薄哉通判公循々守道遲久化行而漸于匹夫匹婦之心要不可以智襲廟食百世

有以也士大夫學道致身與卓茂侯魯中年並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高氏譜傳 高攀龍

嗚呼我高氏之起於儒也自黃岩公始矣黃岩公雪樓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偶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為扶誣雪樓公者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其人剛果英邁重名節多智畧邑中有顯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學於途諸孝廉文學謹甚求直於太

守孝廉中有最辨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曰去敗郡者
事乃齊計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皆伏辜既令黃岩
有尚書黃綰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為良知家言
令至即稱門生惟所願指紀綱之僕至令庭令為設便
坐訟獄以意左右公初謁尚書尚書謬引上坐公即上
坐公亦謂尚書何以教令尚書曰今學者大患好名如漢
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于丈嵩之一毒悲
哉公曰固也即非清流究竟死之等耳以清流死不勝
耶尚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

若何為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書諸不法事
得數百牘公束之送尚書自謂理盡反侵奪民田地尚
書大窘令其子橐珍寶飾美姬至錫鼻餌其家壞之計
卒不行而公治岩訟責主訟者凡獲姦猾數人隸之官
詞事一不仇即問誰為此以欺令也訟遂大簡盜責主
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諸捕以次出捕盜盡乃出之
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役之
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携惟二蒼頭圖書蕭然以問
引名士啜茗咏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

民地也第以二詩批曰一片蒼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
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為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
山轉峨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
人更多顯者慙而還民地一姦昏世掌軍籍為府員冊誣
民而匿其應解歲衣食之所從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
入昏家破壁得真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昏盡釋誣
者即曰清勾無補軍伍起解大擾民力并焚其冊又有
有無名冊霍御史核之急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奸
獎誠有之今死杖下者非為奸者御史怒曰如今言何

以清勾為公曰固也非所論于台昔方國珍聚烏合之
衆據茲土高皇帝惡之盡籍為軍旋散之此冊在永樂
時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為政
也頃之部使者魏公至御史告之故魏公曰令言是也
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得無擾於是六邑民皆號公真
鐵面漢事不決爭願一得當公而倭且突至若無城寇
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
以公得民深出可拯民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
格殺賊公亦數幾死持數日而吾衆集賊悞遁去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一 一六
曰吾死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
館凡二十有四年琴板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不
治宮室不近聲色不內寢不外遊不接賓客不事博奕
不畜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巫俳優所居書
齋三楹寢室三楹庭中時植百卉四壁瓶罌累者二泉也喜食
蓮芰芋栗喜吟杜詩喜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敝
廬足庇風雨薄田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時誦
之即摩腹長笑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完則
志銳志銳則學成後琴板龍遊海上鴈蕩諸山過岩肅拜

公祠：字甚治香火嚴祠前居民爭指予曰此高一合
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聽斷敏民以訟
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者案無留牘民裹米
半升結一訟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敏故號高一合又曰
倭熾時有擒賊數人公訊之曰鯨商也昏奪吾金又誣
吾盜公鞠出其橐千金即取鏗鯨之氣鯨也問橐中裝
幾何皆符公曰賊劫人金寧知數乎立釋之還其橐又
曰倭去公有罰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衛
公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按察司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都吏權最重守令媚事之巖有都吏休沐歸為人居間
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尔笞之十後公以倭事問勘適
當吏乃謂其儕曰此文不取縣令勿有所冀又曰
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閩人習倭者備倭人及
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以間輸倭貨至大姓得直且
稱貸復往以為常而亦有遂緣為奸叔商舶者監司遽
撤之諸大姓受輸貨見船撤遂苦其直不與黃尚書家
為多諸兵無所歸又銜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寇
我兵格殺倭往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尚書

令我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尚書薨公
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彼自恨沒其直爾尚書聞
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其大者嗚呼人豈
其以聲音笑貌強得者邪公生弘治戊午九月十一日
卒于萬曆乙亥四月七日年七十八視黃岩名宦墓
山黃家灣生男子一人女子三人

大令水公傳 鄭之玄

天啟二年余與客部水君並以孝廉來試京師竊聞客
部君之賢請傾蓋焉既而進士同籍又同門於是誼日

有加凡客部所為生平孤苦成立者予皆得而知之今
歲復來京師客部即謂予曰先君之棄不孝三十餘年
于茲矣曩固無以為狀也今克為狀矣而無所藉以傳
之無以展不孝之悲是在吾子予愴然無以辭也謹按
公諱卿謨字禹陳別號海若萬曆丙戌進士浙鄞人其
先世自宋叅軍震者卜宅郡之西陬莖源鄉十五世先
正者始入郡城居焉迨傳至鉛：生朝佩為閩司理有
子三人仲某：則公之父封冊丹陽知縣母紀氏封孺
人公少而疑異初就塾謂公母曰不可不以公服見先

生家人當割鮮祀饗公塾歸母顧謂少需具食公亟飽
糲飯去稍長文采益壯十九補邑弟子員然家日落公
妻父周翁館而讀焉踰歲周孺人死董孺人繼之董孺
人賢能承事兩姓翁媪公名日起而貧自如修脯之供
不給饘粥則閉戶凍餒以為常初成進士為寧國令寧
故瘠邑公下車首咨利病大要以譏盜賊詰豪強興教
化勾稽錢糧治吏之因緣為姦者而其大者在於救荒
是時寧水患大劇滄廬舍決阡陌田苗俱盡百姓無所
得食孺疫困之骸齒布野公為民請命出捧錢括倉社

之積益糴以賑皆親稽其極貧次貧而等之與諸大約
願輸粟者各貯其處牒本鄉之饑者就粥之病者藥殍
者槥所全活無筭入計以優調丹陽百姓聞之聚族相
與泣曰非水公無有今日奈何去我則又共泣於撫公
之廷且舉五事叩頭請必不得已願公了此而後行於
是當道無以奪也之丹陽又歲大祲是時天子方遣給
事中楊公某賚賑江南公更為多方勸助單車行山谷
詢問貧民宣布德意百姓無不感泣而星馳露宿糗糒
不時又厨傳迎謁之煩十倍於寧疽方已而嘔血死矣

諸身後皆諸賻者悲夫庶勞之吏既以身殉其官矣而
死不能斂喪不能歸傷哉乎貧也丹人既相與流涕祀
之寧人去公益久及今而後復祀之公長者之效也公
豐頤睟面目若朗星聲如鐘生平控義自孝廉白其先
壟之没于豪者諸兄弟之貧者食之同邑子扶父櫬過
丹陽貧不能前厚賻遣之能飲酒至百觥無鮮衣美食
之奉未嘗以一蔬一果累民其居官一意恂悞吏白以
上計積谷當如額者公正色曰乃公日行田間何谷之
積太史全公：同年公挾刺綉服見未嘗手版磬折與

南臺林公某書用平交帖而已全公及吾閩觀察蔡公
兩為客部言其事而嘆尊公古人古人也嗚呼吾嘗讀
歐陽文忠龍岡阡表而竊有以悲客部之志方文忠父
坳時文忠甫四歲及長而所得於其太夫人之耳提者
其於公父時事一二焉耳然又及六十年而後能表其
阡何其遲也公坳客部君已十歲能記憶矣而董大夫
人又能為言其在寧國在丹陽者既已不可勝書然君
猶以為未足又復採諸縉紳士大夫之習與公遊者亦
三十餘年而後能為狀而又追恨于曩時之不能力卻

諸賻者以傷先公之廉故君之志有足甚悲者焉君自
廷評為御史意發舒無所避忌言皆見用未幾以他事
解臺職戾然無所得失一不自明其非罪此客部所以
為賢而公所以為後也論曰今仕人之國未離其官伐
石為碑酬金而為祠其異於古勿剪之義者與何庚棗
峴首之多也無德於其民而又碑祠厲之然方及其徙
則剪伐之者至矣未有再數十年而思之者也古之祭
於社者能為民禦大灾捍大患則祀之冥勤其官而水
死稷勤百谷而山死古人之死于其官非為不幸也公

兩為令皆大灾大患得禦不遺餘力卒之盡瘁以死其
祭于二邦之社不亦宜乎嗚呼必如公者而後可謂之
思也矣



